

橘洲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欧艳

盛妆（外一首）

许立君

茶壶开裂了
掬一抔泥土进去
种上常青的植物
你说，窗台又生动起来

只有你，还让我如少女那般织梦
还允许我
在某本书的空白处发呆
与世隔绝

我是如此贫乏
只会说一些混沌的话语
只会说一些
日月星辰样遥远的话语
一阵风吹来，思绪就浩浩汤汤

我必须盛妆我的日子了
盛妆高处的云和低处的水
盛妆日渐消瘦的沉默
盛妆一声不响的孤独

最好，你来的时候我恰巧在路上
像一匹马，白鬃飞动

虚构
绿皮火车碾过铁轨
隧道一个接一个
黑暗与光明长出英雄意气
交替缔造一段段传奇

我用指节敲打
铁皮腹腔深处沉睡的编钟
看冬暮锈蚀的黄昏渐次剥落
隆隆汽笛切开冻土
无边旷野开始沸腾

母亲
这是春天即将来临
窗外的花一朵比一朵更接近远方
花瓣上烙着所有未抵达的站台

请和我一起
坐在嫩芽搭成的椅子上
听耳机里的民谣
讲述您年轻时的模样

请和我一起
乘坐绿皮火车碾过铁轨
不是奔向时光深处
而是日复一日
成为我们虚构的仪式



笋芒

曾志田

地耳的耳朵还没来得及合拢，竹根已经在泥土深处磨牙。那些蜷缩了的骨节，硬是把黑暗生生嚼成齏粉，掺着地耳褪下的黑黢一起咽下。老一辈人说地耳是土地结的轻烟，竹笋是地脉苏醒时打的嗝。舀井水浇笋时，奶奶总要先往水里淘一把米，说这样地气才能顺着水脉爬到竹鞭上。

竹根在地脉里舌咽着辰光。春分磨成刃，大寒淬成锋，光阴在岩层深处锻成一把尖锥子。最悍的笋子会专挑石髓最硬处下口。芽尖紧抵着花岗岩的命门，夜夜用月光淬火。把黑黢夯成垫脚石。岩缝里渗出的冰水是砧，北风是锤，它把自己锻成螺旋状的钻头，硬生生在岩石上凿出闪电状的裂纹。

笋的力气是攒出来的。老辈人说，一根人高的春笋，在地下足足蜷缩了五年。头三年长根，第四年蓄水，第五年才敢把芽尖冻土里扎。

头三年，根须在腐土里编织竹根大网。偷喝谷雨，私藏霜降，盘根错节的地方还绞着半片轻盈的蝉蜕。有根须触到泉眼的，顺势便学着水纹的走势书写，把倒春寒写成瘦金体，将惊蛰录成米芾的狂草。奶奶夜半舀水时，总窥见涟漪里浮着根须的倒影——像极了她年轻时散落的满头青丝。

竹根不紧不慢地在地下行走，冻土封不住竹根。东头的根须抢渡渭河，把水纹烙成年轮；西头的根须攀缘地火，将熔岩凝成髓斑。洪来过，冲垮了东岭三亩薄土，却冲不散竹根结的网阵。山头上的泥土稳稳当当，丝毫不慌。倒伏的竹子索性卧地长成行，根须却在暗处攥成拳。布谷缝里渗出的血色浆液，便是它们牙龈咬着花岗岩的证明。

春雷来得真早，地脉深处开始涨潮，根须鼓成青紫色的缆绳，把积蓄的辰光急急忙忙泵往芽尖。有颗被压在磨盘下的笋子，贴着石纹长成漩渦状，年轮里旋着五年前的干旱、三年前的水涝。奶奶往石缝浇米汤时，它用根须吮吸米汤里的晨曦，竟在髓腔养出几颗圆溜溜的琉璃珠。

惊蛰夜，地壳裂帛声碎，笋尖的星芒灼穿了岩壳。岩壳炸裂的刹那，笋尖吐出一口淤积五年的浊气，把黑黢暗成山巅流云。笋衣炸开浓雾，爆裂的脆响惊飞了整座山的困意。那些蜷缩的年轮在晨光中铮然舒展，如千层铁甲卸落，露出青铜铸就的脊梁。有根新笋抵住山石发力，硬是把岩层顶成伞盖，砰的一声，迸裂的石屑溅作流星雨，惊得林间老鼠慌忙地撞翻了囤积的榛子果。奶奶用镰刀轻叩笋壳，听见岩脉的回响在髓腔震荡——混着甲子年的闷雷、丙午年的鹤噪。

笋壳在暖风里翻飞，每片都是褪下的战甲。老辈人把它们当成火引子，火光中浮起根须绘的奥图：南至断崖鹰巢，北抵古渡残桩。山月浸透竹影时，老笋斑驳的躯干上，新笋正把年轮里的战史译成风语——每道裂痕皆是冲锋的令箭，每片竹衣都是凯旋的旗帜。岩脉深处，年轻的骨节已开始吞咽星辰，它们把黑暗夯成阶，将光阴绞作绳，把庚子的雷与甲辰的霜，锻成下一季突围的竹，誓要在下一个惊蛰，顶裂所有未破的黎明。

如今，奶奶的竹篮总盛着两样：东头是地耳，西头是笋芽。她说这是土地爷爷的舌苔与牙齿，一个尝得出年景的咸淡、一个咬得动世道的硬坎。当雷声再次碾过山梁时，地耳们支起耳朵，听见竹鞭正把新笋的乳名刻在岩层上——每个名字都沾着菌丝、每个笔画都冒着地气，像刚出锅的饺子那样烫嘴，却透着一股挣破地壳的腥甜。

匀出三四根顶在指尖。右手接过，将根部随指尖插进田中。烂泥软和，充满弹性，秧苗插进去，烂泥闭合，很快将秧苗团团围住。一株又一株的秧苗立于田间，一行又一行地随着母亲脚步的后退往前延伸……

布谷鸟儿适时地在山头 and 路边的高树上鸣叫着，这儿一只，那儿一只。远远近近地，“布——谷——谷”“布——谷——”，有时唤三声，也有的只唤两声，要看布谷鸟的心情。

不管是弯腰插田的还是挑担送秧的农人，还是跟随大人出来玩耍的孩童，都会安静一会儿，静静地聆听布谷鸟悦耳的叫声，继而会心一笑，这鸟儿呀，或者干脆学它几声“布——谷——谷——”。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如果要把这首偈语诗描成一幅画，进而制成动漫，那除了布谷鸟的鸣叫，还会有什么更好的配音呢？

就在小区高处布谷鸟啼唤的当儿，窗前的鸟儿们静默了，似乎要腾出广阔的天地，让布谷鸟将独唱演绎得淋漓尽致。偶有一只雏鸟儿，不时地叽叽几声，让人想起乡下放电影时在大幕前乱跑的孩童。布谷鸟就有这种独霸一方的气势，可以独当一面地将它地盘上的人们声声唤醒，并且每只鸟各拥一方领地，不容他人染指，不然，布谷鸟开腔时，为什么从来都不是两只或三只甚至更多数量的同类聚在一起吵吵嚷嚷呢？

疑惑间，另一只布谷鸟的声音隐约传来。相对于这只布谷鸟的响亮，那只鸟儿的声音有如远山淡影。两只布谷鸟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这只起音道“布——谷——谷”，那只马上回应“布——谷——谷”，你一声，我一语，有应有答，一远一近，对歌唱和。或许这只是老师，在教那只“人之初”，抑或“弟子规”，还是示爱求偶呢？它们两个有板有眼，没完没了，似是郎有情有意，谁也不肯先行离去，教的诚恳，学的认真，或者说问的答的都且行君子之礼。它们既是各自领域的主角，又是另一个场地的配角，主次分明，画面清晰又朦胧，生动有趣。

布谷鸟声声呼唤，小区花坛的杜鹃花枝叶叶繁茂起来，一个个杜鹃花苞露出了脑袋，一朵朵花瓣笑意盈盈地舒展开来。我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山坡上，一树树杜鹃花迎风绽放，红的似火、白的似雪，我和小伙伴们在山岭间穿梭、奔跑、挑选着，采摘着那一枝枝叫作映山红的杜鹃。

布谷鸟声声呼唤，小区花坛的杜鹃花枝叶叶繁茂起来，一个个杜鹃花苞露出了脑袋，一朵朵花瓣笑意盈盈地舒展开来。我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山坡上，一树树杜鹃花迎风绽放，红的似火、白的似雪，我和小伙伴们在山岭间穿梭、奔跑、挑选着，采摘着那一枝枝叫作映山红的杜鹃。

经食不思肉”。看看人家白大诗人，他把竹笋放到饭甑中蒸熟，没有添加任何调料，每天都要多吃几碗饭，吃多了，连肉都不想吃了，想想这个竹笋的味道有多鲜美。

气温回暖，茶树生长茂盛，正是采茶的好时节。这时候的茶叶芽叶肥硕，色泽翠绿，质地柔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香气宜人，滋味醇厚。东坡先生就写下了“白云峰下两枪新，腊绿长鲜谷雨春”的诗句，生动描写了谷雨茶鲜嫩的景象。

吃春这个词很形象，谷雨正是吃春的好时节，顾名思义，吃春主要的就是吃香椿。“雨前香椿嫩如丝”，这时候的香椿芽叶鲜美，香气浓郁，营养丰富。摘下细嫩的香椿，配上几个农家的土鸡蛋，放上茶油，在锅里转一圈，然后“啵”的一声，把煎蛋翻一个面，一盘气味芬芳的香椿煎蛋出炉了，那种春天的味道霎时渗透了你的五脏六腑。

春雨蒙蒙，层林尽绿，品着谷雨茶，吃着香椿煎蛋，作为一庸碌的俗人，我的心里亦充盈着谷穗一样的饱满，这是美好的希望在心里流淌。

一大张洁白的画布，铺展、铺展。布上了无一物，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倏忽，布上出现了一条弯弯的曲线。紧接着，又一条，与刚才那条相交。交点处，有了个尖尖的角，像极了小鸟的喙。果真，小鸟的圆脑袋勾勒了出来，进而有了身子。慢慢地，从鸟到景，画布渐次丰满起来。

这是一种意境，想象中的背景。清晨，我就在这样的境遇里醒来。

一只小鸟低声鸣哦，那么清新、那么稚嫩，带着初生生命的天真，用小嗓子试探着寂静的黎明。

大概是鸟妈妈想要叮嘱几句，另一只鸟儿的声音掺杂了进来。

好几只鸟儿闹腾开了，声音清脆，但音阶把握得很有分寸。它们似乎讨论着早餐吃什么，或者按“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思维在商量着当日的行动。热闹而和谐，给人慵懒舒适愉悦的配音。

“布——谷——谷”，忽地，不远的高处传来熟悉的声音，节奏舒缓，声音嘹亮，但不至于嘈杂高亢。三个音节的叫声，从低处起音，往高处攀去，最后一个音节又回落下来，让人想起纤细的草，往高处生长，再向低处垂落。但这声音，不是垂落，是回落，带着惯性的抛物线的流畅，回到稍低的维度。

布谷鸟一亮歌喉，明显高于近处的小鸟啾啾。根据声音判定，不管是平面，还是立面，它所在的位置都相当于乡村里绑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它一开腔，注定是这个声音世界的主角。它要以厚厚的丹田之力，供送源源不断的声音能源，雄浑、刚劲，而不失柔和，“布——谷——谷”。

它的声带该是圆润的。如果把它的声音比拟为一条曲线，从纸上画过的一笔，那笔端留下的，是一条粗大的下划线。线条有一定宽度，而其边角角角绝没有分叉或缝隙，那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布谷鸟的声音，怎么听都不能用清脆来形容，那是独属于布谷的声音，带着既定的特质。一声又一声，在微明的天光里，不紧不慢地鸣叫，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每一声都倾注着它最原始动人的心魄，唤起人无限的幽思，淡淡的，在心头升起。

一幅画面在脑海中徐徐展开——被春水浸泡过，被犁铧划拉过，被耢耙匀平后的农田里，泥土松软，表面覆盖着一层清凌凌的水，映照着蓝天白云。未完全匀整处，星星点点的泥疙瘩冒出水面，给小虫和飞鸟留出一小片栖息地。父亲健壮，用撮箕挑着一担碧绿的秧苗，来到田畦边，卸下担子。他抓起束成一把把的秧苗抛入田中，很多落在母亲身后。泥黄的水田里，顿时有了簇簇绿意。母亲低头弯腰，默默地捡起一把身旁的秧苗，解开捆束的草绳，用拇指和食指将散开在手中的秧苗

雨滴嗒嗒，一直在下。如果我姓夏，肯定取名叫夏天；如果我姓谷，最中意的名字自然就是谷雨了。这个名字多好，让人看到丰收的希望，也能感觉润滑的滋养。谷会迎接雨的到来，雨滴落在饱满的谷穗上，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谷粒贪婪地吮吸着雨水，雨水轻柔地抚摸着谷穗，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就像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他们永远融合在一起。谷雨二字，你换个“稻雨”或者“米雨”试试？

谷雨是一年之中第六个节气，春雨绵绵，雨生百谷，这是他的来历。春雨和夏雨，细雨和暴雨，哪里比得上谷雨？谷和雨结缘，既有红尘之中的烟火气，也透着一种优雅的诗意。

过了谷雨就是立夏，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草木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绿，该开的花正开得璀璨，该谢的花也谢得从容。杜鹃和斑鸠在林间欢叫，伴随着鸪咕和布谷鸟的呼唤，一带细雨如幽梦袅袅而来，落在石楠雪白的繁花上，落在青青的桑葚上，落在打着雨伞拎着裙裾的少女的鞋子上，到处流淌着欣欣向荣的景象，到处弥漫着生机勃勃的气息。稻谷是大地孕育的诗篇，每一粒都书写着时光的馈赠；春雨是天空孕育的精灵，每一颗都唤醒着沉睡的万物。如果谷和雨结合起来，整个田野充满生机与活力，整个世界变得跳跃和丰腴。

山间那些拇指粗细的竹子旁边错落长出了很多小笋，最先长出的是水竹笋，谷雨过后相继长出的是麻竹笋、灰竹笋、白竹笋、黑竹笋、苦竹笋。麻竹笋不能直接食用，必须焯水才行；苦竹笋长得最快，它味道很苦，我们一般对它置之不理。味道最好的是水竹笋，特别是那些长在黄土里面的水竹笋，在一场大雨过后，从泥巴里羞羞答答地冒出头来。我们扯出来，剥开笋衣，里面的笋肉雪白娇嫩，洗净切断，码在碗里，上面加点肉泥，放进炉子小火慢蒸。当我们把蒸熟的这碗水竹笋端上来，那种又鲜又嫩的味道，令人齿颊留香。

白居易在《食笋》这首诗中写道：“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每日遂加餐，

笑声漾在碧波里

胡娟

山路蜿蜒盘旋，在山顶大坝口戛然而止，终于在长沙县江背镇见到了“云上乌川”。

乌川的水，绿得发蓝，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镶嵌在这崇山峻岭间。那些延伸至各个山坳里的水湾，如同巨大的八爪鱼触角，有力而又绵长，神秘而又令人向往。桃花明艳，寂寞地藏在这个山头，又调皮地躲在那个山间。雨未至，水落沙屿出，乌川湖大方地袒露出那黄色土岸，俨然深沉而慈祥的老者，目光深邃，历经沧桑，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山间，无惧风霜，无惧冰凉。一条条潺潺流动的小溪，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宛如道道纱巾轻柔住大地的眼睛，悄悄地，归于古朴，归于平凡，归于宁静。

山苍苍、水漾漾，忽而让我忆起了故乡的那座水库。如果说乌川湖是一位沉稳睿智的老者，那座水库便是一个明媚灵动的少女。它的湖面比乌川湖略开阔，如同少女那圆润清秀的脸庞，在云影间徜徉。春风微醺，它却是如此安静，静得连风都吹不皱那光洁的脸庞，荡不起丝丝涟漪。那山，也独具神韵，随意地栖居在这皎洁明亮的水镜上，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乱、不杂，如众星捧月般前呼后拥，又如沧海遗珠般随意散落。山光渺渺，林影澄澄，每一座岛都是小小山峰，杜鹃烂漫，草木繁盛。年少时，我们常穿梭在水库边的小山头寻找那一簇簇山茶，一丛丛映山红，玩笑间，笑声漾在了碧波里。

十多年前，曾与友人同游西湖。寻一个春日，我们趁着晨雾未消，漫步苏堤。远山如黛，细雨斜斜，六桥烟柳正蘸着晨露梳妆，新绽的桃李将淡淡胭脂抹上我们的衣袂。柳浪点皱湖心，莺啼穿破烟雨，偶有早莺掠过湖面，看湖面天光揉碎了天青。“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翠微空明、云霏如烟，苏子离杭州赴汴京赴职之际，与好友赠言惜别，不觉徒增些许感伤。柳絮翻飞，谈笑之余，友人莞尔一笑，说这风中都仿佛带着千年诗意。不知苏子与友人约定他日重逢，是否又同行泛舟西湖呢？总之我和友人再没有故地重游。

西湖柔情，但我更爱初春浩翰的洞庭湖。那时单位离湖不远，愁苦烦闷时常来湖边散心。“湖面平随芦岸长，碧天垂影入青光”，虽不似往日水满，它依旧似海一般无边无际，望不到尽头。暮色如烟，晚风初定，春水平铺，如练素净，春雨还未丰盈，湖水干涸，于是大片大片的湖底裸露出来。远处芦苇悠荡，随着湖岸延伸至湖心深处；近处湖草柔软，青嫩如烟，铺就成了一大片辽阔无垠的草原。独具韵味的大小，如同镶嵌着一个个的水洼，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似珍珠、似圆盘、似白练……长而细，时常独立水中，静默着，没有喧哗，没有争抢，与世无争，超然世外。恍惚间，我似乎也成了它，如此一来，静静伫立着，立在水中央，与自己的倒影作伴，在这纷繁杂芜中，静心安然。

如今，我所居住的地方有一片似海的松雅湖。它不似乌川湖那般凝重，也不似家乡那座水库那般轻盈；不似西湖那般诗意，也不似洞庭湖那般浩渺；却似一意气风发的少年，正在蓬勃生长，朝气蓬勃。它是如此坦诚，春日湖水辽阔清亮，似乎让你一眼，就能看透它柔软的心；它又是如此缤纷多彩，挺拔笔直的水杉，娇艳灿烂的桃花，素净淡雅的玉兰，给湖水染上了万千颜色……芦苇荡里百转千回的木桥，古朴雅致的亭台水榭，又增添了成熟稳重。黄昏时分，那落日便如熟透的橘子，沉甸甸地挂在天边，久久不舍离去。余晖斜照，水波粼粼，给沙滩、青草、桂树、还有玩耍的孩童都镀上了一抹橘红。风恬浪静光满川，这春水就躲进了晚霞里，连风吹皱的涟漪都成了一首诗：“满载一船春色，平铺十里湖光。”

思绪随风拉回，眼前的乌川湖，风暖烟淡，水波浩渺，恍惚间，我已然撑一叶扁舟，满载一山春色而归。也想再寻一个清凉夜晚，微微风簇浪，散作一湖星光，枕着漾漾春水，做一个笑语盈盈的梦……

思绪随风拉回，眼前的乌川湖，风暖烟淡，水波浩渺，恍惚间，我已然撑一叶扁舟，满载一山春色而归。也想再寻一个清凉夜晚，微微风簇浪，散作一湖星光，枕着漾漾春水，做一个笑语盈盈的梦……



春天的岳麓山流动着浓淡淡的绿意，攀爬于山中，只觉身心都被这绿意涤荡着。而这绿意之中，亦有五色缤纷，那是山中的花儿开放了。映山红、关山樱、山矾、蔷薇、紫藤、鸢尾……四月美如童话，一路繁花相送。而这花儿中最为美丽的，当然是花王牡丹了。是的，岳麓山上也有牡丹，而且是牡丹园。

爬上岳麓山，穿过碧青茶园，再穿花拂柳地走一段路，便来到了万景园。万景园有铁门但没上锁，是对外开放的。其中有牡丹培植基地，种着各色牡丹花。一迈入园中，人便瞬间被这锦缎似的牡丹照亮了眼，顿时便失言，目光牢牢地粘在牡丹之上，再也挪不开步。

岳麓山上赏牡丹

张宽

牡丹号称“国色天香”“花开富贵”，果然名不虚传。每一朵花儿都开得丰腴饱满，重重叠叠的花瓣，将鲜妍与芬芳片片舒展开来。单看一片花瓣，都莹润生光，如同明珠宝玉。花蕊也是密密簇簇，根根顶着鹅黄花药，托着玲珑花房。而牡丹叶却小巧低调，色作新绿，将牡丹花衬托得更加风华绝代。有开得正好的，花朵有云母光泽，如含满露珠，不愧李白“露华浓”之赞；有已经开败了的，花瓣纷纷，落了一地，却枝枝挺立，不显颓废。

单独一株牡丹已美得遗世而独立，何况如此一片牡丹？第一次在万景园看到牡丹花的一瞬间，我心中浮现了许多关于牡丹的诗词，“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关于牡丹的美好想象，与眼前之景登时完美重合，合二为一。

万景园的牡丹品种多样。有浑然一体的纯色，如纯白的“凤丹”，紫红的“魏紫”，还有明媚活泼如落满阳光的“姚黄”，也有美妙的渐变色，花瓣是由浓变淡的胭脂色，如同云霞一般绚烂，应该就是“赵粉”。我记得昔日初学国画之时，画的就是“赵粉”，而亲眼见到它，果然如同造物者笔画出来一般。还有些不知道品种的牡丹花，有纯然的中国红、有淡粉色花瓣上点染绛红、还有雪色花瓣上印染青绿的，都犹如瑶池仙子，芳姿珍重。

万景园中还有月季培植基地，也种着各色月季，尤其美貌的是深紫色的重瓣月季，平日里难得一见。但是牡丹在此，竟夺去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我都合不得多分点神来看月季，牡丹实在太美了，任何花儿在牡丹面前都不免失了颜色。唐代诗人徐凝不是说吗，“虚生芍药徒劳妒，羞煞玫瑰不敢开。”

前几年，我们来万景园看牡丹，当时人还不多。我们也是无意中邂逅了这一美景。谁知春日的深山之中，竟有如此倾国倾城的花儿？而今年来看花儿时，闻名而来的游客颇多，但园中依然安宁。大家低声赞叹着、欣赏着，悄悄地拍着照，唯恐惊扰了牡丹花。

在长沙待了这么多年，我对岳麓山的感情越来越深，岳麓山总是予人以惊喜。比如说，这四月里万景园中盛开的牡丹花。

山间那些拇指粗细的竹子旁边错落长出了很多小笋，最先长出的是水竹笋，谷雨过后相继长出的是麻竹笋、灰竹笋、白竹笋、黑竹笋、苦竹笋。麻竹笋不能直接食用，必须焯水才行；苦竹笋长得最快，它味道很苦，我们一般对它置之不理。味道最好的是水竹笋，特别是那些长在黄土里面的水竹笋，在一场大雨过后，从泥巴里羞羞答答地冒出头来。我们扯出来，剥开笋衣，里面的笋肉雪白娇嫩，洗净切断，码在碗里，上面加点肉泥，放进炉子小火慢蒸。当我们把蒸熟的这碗水竹笋端上来，那种又鲜又嫩的味道，令人齿颊留香。

白居易在《食笋》这首诗中写道：“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每日遂加餐，

雨滴嗒嗒

兰奇夫

雨滴嗒嗒，一直在下。

如果我姓夏，肯定取名叫夏天；如果我姓谷，最中意的名字自然就是谷雨了。这个名字多好，让人看到丰收的希望，也能感觉润滑的滋养。谷会迎接雨的到来，雨滴落在饱满的谷穗上，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谷粒贪婪地吮吸着雨水，雨水轻柔地抚摸着谷穗，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就像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他们永远融合在一起。谷雨二字，你换个“稻雨”或者“米雨”试试？

谷雨是一年之中第六个节气，春雨绵绵，雨生百谷，这是他的来历。春雨和夏雨，细雨和暴雨，哪里比得上谷雨？谷和雨结缘，既有红尘之中的烟火气，也透着一种优雅的诗意。

过了谷雨就是立夏，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草木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绿，该开的花正开得璀璨，该谢的花也谢得从容。杜鹃和斑鸠在林间欢叫，伴随着鸪咕和布谷鸟的呼唤，一带细雨如幽梦袅袅而来，落在石楠雪白的繁花上，落在青青的桑葚上，落在打着雨伞拎着裙裾的少女的鞋子上，到处流淌着欣欣向荣的景象，到处弥漫着生机勃勃的气息。稻谷是大地孕育的诗篇，每一粒都书写着时光的馈赠；春雨是天空孕育的精灵，每一颗都唤醒着沉睡的万物。如果谷和雨结合起来，整个田野充满生机与活力，整个世界变得跳跃和丰腴。

山间那些拇指粗细的竹子旁边错落长出了很多小笋，最先长出的是水竹笋，谷雨过后相继长出的是麻竹笋、灰竹笋、白竹笋、黑竹笋、苦竹笋。麻竹笋不能直接食用，必须焯水才行；苦竹笋长得最快，它味道很苦，我们一般对它置之不理。味道最好的是水竹笋，特别是那些长在黄土里面的水竹笋，在一场大雨过后，从泥巴里羞羞答答地冒出头来。我们扯出来，剥开笋衣，里面的笋肉雪白娇嫩，洗净切断，码在碗里，上面加点肉泥，放进炉子小火慢蒸。当我们把蒸熟的这碗水竹笋端上来，那种又鲜又嫩的味道，令人齿颊留香。

白居易在《食笋》这首诗中写道：“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每日遂加餐，

<div> <div> <div> <div> <div></div> <div>同城通</div> </div> <div> <div></div> <div>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div> </div> </div> <div> <div>分类信息</div> </div> </div> <div> <div> <div> <div></div> <div>QQ 办理</div> </div> <div> <div></div> <div>微信 办理</div> </div> <div> <div></div> <div>星收银(付款)</div> </div> </div> </div> </div>				<div> <div> <div> <div></div> <div>公告类:60元/行</div> </div> <div> <div></div> <div>资讯类:50元/行</div> </div> <div> <div></div> <div>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div> </div> <div> <div></div> <div>正文13字/行</div> </div> <div> <div></div> <div>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div> </div> </div> </div>			
<div> <div>公告声明</div> <div> <div>注销公告</div> <div> <p>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 经理事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黄老师，电话：18867404751</p> </div> </div> <div> <div>遗失声明</div> <div> <p>湖南百通达焊割器材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p> </div> </div> </div>		<div> <div>遗失声明</div> <div> <p>湖南顺兴糖酒仓储有限公司 司 机 张 群（431224199105158474） 遗失湖南顺兴糖酒有限公司开具的车辆押金单1张， 金额 20000 元，声明作废。</p> </div> <div> <div>遗失声明</div> <div> <p>长沙市天心区银桂苑小区业委会 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25747401，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天心支行，声明作废。</p> </div> </div> </div>		<div> <div>遗失声明</div> <div> <p>长沙市开福区交通运输局工会 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104208001, 开户许可证编号:551002210736， 开户行：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30105MCK565423P， 声明作废。</p> </div> <div> <div>●黄明辉(父亲黄日方、母亲常锦庆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1179136，声明作废。</div> </div> </div>			